



左图：2002年，艺术家达米安·奥特加的《宇宙的东西》为一辆分解了的大众甲壳虫。（图/新周刊图片库）/右图：2009年，达米安·奥特加又分解了一辆载货卡车，取名为《唯物论》。（图/新周刊图片库）



古典哲学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形成悖论。他以诙谐的方式表现这种对抗，甚至将车牌处标示成“大元至正年制”等古代计年方式。“这个年款与真正的瓷器历史无关，甚至有的瓷器我题款为‘大唐开元年制’，我希望以此暗示向历史看和向未来看的两个走向，瓷器与汽车的结合提示的即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马军的瓷器车貌似和谐、统一，实则包蕴尴尬、冲突。

每分钟，这部车的喘息频率为22次

喜欢做雕塑的艺术家，大都爱创作汽车作品。前卫艺术家张洵2003年在作品《把根留住》中打造了一辆奔驰，奔驰上还长出一棵树，而以自己为原型的雕塑抱着树亲吻。这件作品2005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放于停车场旁，不经意者真以为是布满了泥灰的真奔驰。

而今年4月24日的北京国际车展上，艺术家卓凡的装置作品《每分钟：这部车的喘息频率为22次每分钟》将出现在国展登陆大厅。这并不是某汽车品牌的项目，而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分会主办的公益活动“畅想绿色未来”中的作品——启动后在展览现场仿佛不停大口喘息的汽车。

“同人一样，汽车在狂奔时剧烈消耗氧气，我们似乎看到它在长途跋涉后，累趴在那里时的疲倦……”卓凡说。这个作品，曾在台北国际艺术双年展上露面，设定汽车每分钟的呼吸频率，来表达对汽车体能与消耗的看法。

卓凡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以汽车为主题的作品一直是他近年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卓凡说：“二战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家都用废弃的金属件做作品，而中央美术学院也有一门金属焊接课程——将金属物件焊接在一起，进行雕塑材料研究。而把雕塑做

成活动体，是源自我对金属机械特性的深度理解。确实，金属物件中最出彩的是轴承、齿轮、轴条、连接杠等，而它们的灵魂是可以活动的，而不是一个只为造型而焊接在一起的死铁疙瘩。”卓凡着迷于机械，喜欢在创作中强调金属关节，近年展出的雕塑大都可以活动，而汽车可以看成是活动的“雕塑”之王，无不例外地成为他的创作内容。

“在艺术上，把汽车作为造型语言是不可避免，它在当代太普遍了，而且，它影响了我们，有汽车和没汽车，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他很赞同这种说法：“在外星人看来，汽车是地球上的一种横冲直撞的生物，而人仅仅是寄生在汽车中的动物。”卓凡说，从社会批判角度出发，汽车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关注社会诸多问题的艺术表现载体。

也许只有在中国，汽车才不仅仅是工业产品，而被更多地赋予上政治色彩。画了十几年“文革”大批判的艺术家王广义，2009年将目光转移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东风—金龙”上。

王广义说“东风—金龙”是中国工业革命时期梦想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工人们为毛泽东特意手工打造出的唯一一辆镶有金龙的坐驾。很多人都以为这辆车从一开始就叫‘红旗’，毛主席当年曾象征性地坐过一次。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最初的热情基础是对毛主席的崇拜和信仰，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崇拜和信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工业革命的热切希望。”

他按原车尺寸大小，用铸铁还原车身，汽车车头同样立了一条中国龙，后面还有毛泽东当年第一次查看这辆汽车的照片。王广义说：“在今天，我将它以艺术的名义复制出来，以此表达信仰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冲突。”

汽车武器

尽管艺术家喜欢将汽车做成雕塑，或用装置手法造车，但是汽车也时常作为现成品，被艺术家直接用到装置中。艺术家达米安·奥特加2002年就拆掉了一辆大众甲壳虫，他将零件重新组合，用钢丝挂在半空，名曰《宇宙的东西》。这件2003年参加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并不是奥特加一时冲动。在圣保罗市维拉柴堡画廊的展品中，一辆载货卡车同样遭受被奥特加肢解的命运。而本田还受此启发，2006年请来荷兰艺术家保罗·范罗德创作本田一级方程式赛车分解图，将3200个零件浮在空中，目的是想让观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项在技术上最先进的运动中的工程学奥秘”。

2009年卓凡创作的《捷豹—速度》，由汽车零件组合而成，只有头、尾是古典造型的捷豹雕塑，目的是将对机械速度的体验和动物速度想象相结合。而他正在进行的《力度——这部弩车的攻击力为……》则用汽车的大量零件组装成一辆古代造型的弩车。“它很凶猛，可以把汽车当成武器来看，”卓凡说，“它给人的生活有一种美丽的伤害。”

但零部件组合成艺术品，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耐心，整车直接当成艺术现成品在中国艺术界更常见。

常用厚颜料堆砌抽象画的朱金石，直接把黑色奔驰车拿来作作品。他让奔驰撞向10吨红颜料堆砌的墙，颜料坠落车上，和奔驰一起成为他的装置作品。就连一向喜欢用柔软衣服做装置的女艺术家尹秀珍，也将白色捷达车用在装置《飞行器》中，和飞机、拖拉机，三合一。

而玩火药出名的蔡国强也用汽车实现了他的爆破美学。蔡国强全球巡展的装置《不合时宜：舞台I》用了9辆一模一样的白色雪佛兰汽车，其实表现的是同一辆在地面行驶的汽车受到爆破，在空中翻腾的轨迹。9辆雪佛兰从地面贯通顶层，1辆在地上，1辆在天花板上，其余7辆悬空中，每辆车都插满闪光的霓虹灯，就像相机连续抓拍的汽车爆炸形态。“这件作品的不合时宜在于对视觉震撼的感受与对汽车爆炸的理性反对，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困惑。”蔡国强认为，艺术不能直接改造社会，也不是用作品来表态政治的正确性，但是艺术家可以透过作品，带给人们新的对世界思考的角度。 ■